

魏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啟磨末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

志七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襲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鄉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冒天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此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為讓

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兵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任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乘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成過壇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脫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王郎中

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雅
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
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
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
耨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
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
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
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
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
有字人少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
易貧乏無以遠導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
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
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
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
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感而著述時猶
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
其河雒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
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
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
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

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
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素別錄藝文志衆首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
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
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諸京
師索音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
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爲乎
無爲偶耕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
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
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繼
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
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
不蔽脚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
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
爲抱朴之士是以供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
性尪羸蕪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
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
遂撫筆閑居守靜篋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
權毫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
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

貧無僮僕籬落頓浹荆棘叢於庭宇蓬蒿塞
乎階甍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
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
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
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同每見譏
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
使心遠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
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
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聞至之密洪以爲
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
宓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
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
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
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
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患
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
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
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
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
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待

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于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身受其饋致馬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齋酒餉候洪雖非僑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偽行非廡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動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費還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遁逃之藪而饗亡命

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恫官府之間以窺拾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馬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譏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據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已為戒遂不復言

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手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今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克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嚶嚶管見焚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責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遠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森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數連櫓洪獨約令

所領不得妄離陣士有撫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餘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數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和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畢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木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又譙國慈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寇勉就馬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傳廣州頗爲節將見選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

可得留也陸陸者絕赫赫者誠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奮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馬將登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棄釋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

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違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仗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拔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獲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敘未及譚基擊劔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令將具言所不闕焉洪體純性篤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聞雞驚走狗馬見人傳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

睡是以至今不知幕局上有幾道樣滿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財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戎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言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者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聞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畫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以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嘗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

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節子書今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水無賞報之莫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通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爲深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

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體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末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蔭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蒼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奔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颯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願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筭遂秋而零奔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鳥有風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鏗於洲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姿姿用不合時行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麒麟六虛雖曠而異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巨國下無顯親垂名各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鐘鼎故因著迷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願將來之有

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靈寶子金丹

三、道明真反本第一

志八

靈寶子曰天有其精地有其靈若人得之可以長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靈氣生精靈不可去形取象不可去象取形取形即失象失象即無形問曰天精者何也地靈者何也而能死生人乎答曰天精者實也地靈者實也曰實者何也曰金也玉也昔玄帝運金於洞天青童埋玉於陰宮故知天無實而日月不大明地無實而山嶽不恒靜人無實而形神不常全問曰實者從何而生然若是乎答曰陰陽結氣天地覆載春以暄之仁之夏以暑之禮之秋以涼之義之冬以寒之智之變化若此而遂成焉陰多則為金陽多則為玉吾亦然知而然矣問曰有他藥作之乎答曰凡藥作之者以陰運陽轉柔成剛以五行之氣而滋之四時之氣而鼓之是以變化亦同自然矣問曰天地長久可不為有實乎曰然問人天地同乎曰同問人何不齊天地長久而人俄頃哉答曰天地為無欲其實常

存故能長久人心有欲其實喪焉所以俄頃耳曰天地之實今已識矣在人之實所未曉願聞其義對曰人之實者以骨為金以髓為玉以神為精以靈為識人既染欲即髓竭而骨枯髓竭即精不神骨枯即靈不識靈不識即神散精不神即氣亡是故心為之羗面為之皺腦為之滅髮為之素皆由身實漸去去盡即死也曰吾面已皺髮已素其死乎對曰然問曰吾以無欲其實可復乎曰不可復也問向言天地無欲故能長久人既與天地不殊吾欲法天地無欲其實不可復何也對曰實者難得而易失子已失矣難可復之曰君欺我耶謂我有實即生無實即死我見未死即應實在既是實在無欲即合長存反言無欲不得復實性命之重無相戲耶曰吾不戲子問更設何法而復實焉曰子非神監於是惑人遂三日三夜不寢不寐思之不逮至於骨立曰神監之理茫然莫解思惟先生賜垂乙密對曰神監者監物復自監故名神監曰我只見監在於物不聞有自監之監耶曰不